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九

墓誌銘

巴陵通守方君

方氏皆本長官為甫鉅宗長官六子秘書少監仁岳者其後尤顯傳六世至君之曾祖監左承議郎提舉廣東學事祖廷實左朝散郎宗正少卿兩世俱贈大中大夫父咸朝奉大夫知南恩州贈中大夫君以父任為藤州潭津尉再調宜山丞會族兄寶謨公信孺使虜軍前議和請君輔行遂以樞密督視行府準倫差遣為使屬虜許寶謨公見堂上餘班堂下君苦爭虜不能奪伴詰者犯 寧可嫌名君 見 欲

以佩刀易君劍君曰吾以所乘駒易子之馬可乎虜曰官馬不可易君亦曰官劍也時君年二十六往返者再循三資為惠州判官循州長樂令縣與汀贛潮梅接壤岡阜深阻姦宄伏藏君范監禁而益清蠻舍庫隘絃誦稀少君作新學而士勸改秋知玉山縣先是長官多以不治譴去君至邑大治邊事起市軍需造戎器江東西接動君才高上無乏興下不知擾餘力新三缸橋臺郡以治狀聞通判雷州丁母太令人鄭氏憂服闋主嘗仙都觀通判岳州民間有巨訟州

縣有難事大官必曰非方通判不可 並洞定 亥夏潦民皆筏居君適應因傍郡所通行視水災搜發常平米賑贍常平使者董與幾聞而賢之與提刑 為推州事前守重堽拘拙客未未冊也總領撤取 君曰未屬州不屬總領與半可矣因言州項被 未復舊觀盡留其半以葺州乎總領怒誣奏君與土木為遊觀君去不以罪岳人追送彩旗蔽路於是四川辟萬州廣西辟潯州皆不報嗚呼善事上 官柔也不畏強梁剛也扶責征利勢也守職玩論理也國家於士大夫欲其剛不欲其柔欲其狗理不欲其狗勢而君之所遭如此蓋剛不勝柔理詘於勢其來久矣悲夫君仕宦三十年常借僧屋以居歸自巴陵始葺舊廬疾起脾胃以給定二年四月二日卒于寢官至朝散郎年四十九配林氏封安人五子長鉤次鑽先卒次鐫次鑑以某年某月某日墓文賦里北山吳坑之原君玉立美髯風度蕭散琴書殺鶴不離左右心悟筆法大字勁拔得瘞癘之意小楷道媚有黃庭之韻詩律尤高以后山為師故家之美子吾黨之快士也然為人精練不以清談自放早孤苦貧其歷官成家皆辛苦自致不緣它人使天假年豈不為材公卿悲

夫君諱世京字可大自號可菴銘曰 宗卿仗節過
故宮手攀陵栢號悲風還奏有淚賤袞龍結興開禧
時不同相主復讐孫和戎憤平耻歌耆舊空反復前
事思遺忠

直秘閣林公

公諱瑒字景良福州福清縣人將作監簿贈通議大
夫格之曾孫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適之孫知沅州
贈金紫光祿大夫挺之子少入太學淳熙十一年與
兄璟環同擢進士第公唱名第四教授鄂州始贈學
奮往時丐州家猪羊稅錢助養士公卻不取狹滿差
幹辦江西路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幹
辦浙西路提刑司公事丁金紫公憂服闋幹辦兩浙
路轉運司公事沈運使作賓名能吏事亦委公沈公
畫諾而已載輔之訟多撓於勢公介峭自立門絕私
禱有旨典掌故執政欲挽授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
問執政怒起用他人開禧未始除吏部架閣嘉定初
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
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
用人建法施令有以異前日乎廟堂除授未嘗不請
謁不肅孤士沉下僚窮民茹怨氣陛下貢試有餘剛

斷不足名更化而實不更化始欲善治而終不可
善治別疏言戰聞流移飢殍盜賊之餘民生可哀內
帑積而不散振廷用而不會戚里無勛勞而繼富貂
璫藉營繕而乾沒盡討論裁擢以裕民手又言今天
下之財盡歸職吏破弊千職吏之家可活數百萬之民
矣改國子博士求去出知興化軍前守生楮價罷姦
民動以箴落許良善特官吏公出令曰詔書不云乎
予者受者供坐之應交易已受錢而許者罪如詔書
未受錢未未為行用止罪許者民不復許監司按產
高下配民藏楮公曰民未戶曉請為期屢寬之擅黜
官至公又使吏揭語民得為備比去無一人犯令郡
多佛寺僧寺取財名曰寶封遂僧沒穀名曰拘搭公
志罷之郡計交美蠲三縣夏稅寺院五之一第一第
二第戶三之一第三至第五等戶半蠲之一錢至六
十錢戶全蠲之以構萬錢代輸其治以惠利惻怛為
主待吏民至誠無鉤距然情偽皆得未嘗拒人絕物
然非意相干見公風度往往忘言而去自有郡以來
獨公道愛者久而見思知全州治全如莆未兩月擢
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引疾辭不拜全人惜奪公
有峒 猺數輩黠老矣相率造廷頓公毋去改知袁

州疾愈素人將來輅力請祠兩任成都府玉局觀改
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今上訪落名赴行在
再辭再不允公拜疏不已曰臣進無所補退非為高
以病卧家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上知不可奪除
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訓詞云節身謹行為郡廉
平者朕眷眷如此貪刻躁競之習亦可以少規矣明道
祠滿有詔曰任視勇退如榮進保閑冷如權位舊廬
略繕葺小圃粗植菰蔬花木之芳潔不酣賞也愛風
月之高爽不嘲弄也體中佳時幅巾短褐野眺露坐
悠然忘歸每言吾一生無求最樂又言人不可有勢
不可有名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願交聞人曰
名之所在舊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春疾動涉
秋不愈食寢少氣寢微猶自力無情容對子孫無媿
語整襟拱手以至于逝九月晦日也年七十一積階
至朝議大夫公弱冠據高聲留滯二紀饒為掌教學
官中年去國白首辭召立身本末世莫瑕疵平日論
著晚悉藁惟存通鑑記纂其間精識多先賢所未及
楊震四知之類論自漢謂之名言公曰震舉茂才而
得懷金之人是不知人也此言之至於我是不能使
人知已也嗚呼公賢于震遠矣名利之外他無嗜好

奉已雖高親故待公而食者若干人傾窖賑數買田
贍宗無柄而及物不富而好施人以為難性友愛與
容州使君少同登老同退秀眉黃髮時論以方二疏
遺言無一事可恨恐戚戚吾兄耳配宜人黃氏溫陵人
通直郎輕之女幼隨母聶夫人依簡蕭林公簡肅愛
之如子既嫁公廉之如賓為人有識量達義趣澹食
素飾相安隱約先公二十年卒美清達里福勝山之
原二子公遇迪功郎監漳州南嶽廟公遜孫男四人
觀同合新自宜人歿二子朝夕侍公跣步不離家庭
講肆偶有會意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
過始調寧化尉不忍去其親自乞徽祠孝謹恬退家
法然也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
不幸克莊悼亡公始末病悲夫二子以十二月八日
奉公合葬哭謂克莊子宜為銘公制行冲約有黃憲
陳寔之高論諫明辨有憤誼陸贄之通治民豈弟有
陽城元結之恩可以厚風俗尊朝廷而淳湛閭巷積
業不究惜哉自古及今士之卷懷退處者多矣主莫
我知也時莫我用也若夫既知之矣將用之矣乃獨
其志長往不返豈非大易所謂避之無悶孔氏所謂
樂而不改者歟是不待銘而傳者也雖然不可不銘

也銘曰 余欲揚公之善公不近名揭公之清公畏人知後無良史公託銘詩苟有名筆卓行循吏非公其誰於乎後人勿廢茲碑

姚元泰

君姚氏所居江上介興福之間籍占二郡始名正夫拔莆田解開禧甲子易名元泰福州首薦考官真公德秀也天下皆誦君賦尤工策論筆千字解麗條達累上春官不第今上登極君當拜官不就卒年五十有五紹定庚寅年正月乙酉與配黃氏合葬新興槐二子悅早世榮一女適李某嗚呼先行後藝古也行藝無取漢也遺行取藝唐也壞取士之法自唐始然當其時主司得求士陸贄權德輿是也先達得薦士陸修韓愈是也士得自薦行奉是也論定於平素而一日之工拙不與焉至本朝又法益密主司不敢求先達不敢薦士不敢自薦糊名焉置棘焉歐公欲絀劉輝而得劉輝蘇公欲取李薦而失李薦二公皆文壇當世眼高四海而抑揚去取之際如此然則君之屢擢于春官無怪也君博通經子疏義音訓皆暗誦入試用集事某事出閱無一字差銘曰 昔孟氏有天爵人爵之論嗟君平生所欠一第若其天爵豈不

素貴勉哉後人嗣訓勿墜

顧安人

安人顧氏承奉郎致仕林公美中之配承議郎清湘通守百嘉特奏名百揆之母年八十七紹定二年十一月既望病卒於是承奉公歿且三十年明年十一月既望合葬於烏山石孫男五人女一人適方雷發曾孫男女各一人始安人歸林氏夫貧子幼賓敬誨育情誼兩篤承奉公厚德稱鄉閭二子儒學奮科第安人力也未嘗觀書而是是非非皆中于理通守成童時誦通鑑安人聞秦皇漢祖事以為仁暴不同興亡亦異中年稍喜佛學然不泥像教自治心性而已通守為永春宰有惠政則曰老人之教邑人亦曰壽母之賜相率禮所謂浮屠者屢矣嘗言一日中須行一二方便事以此自勵亦以勵人見里好善者為惡者必曰若有天道豈無罪福通守任益久家益薄詣其居井曰蕭然升其堂揮毫惟然勤孟母之機裁陶親之髮若千金之象焉負季路之米烹茅容之雞若三牲之養焉其慈孝如此前葬通守命克莊曰銘以幸幸謹攷安人之先自固始徙莆祖時亨清海軍觀察推官父師顏母林本路茶使某之孫銘曰 一簞

丰哉共安矧儒之貧萬鍾五鼎不待令子之貴可悲也可悲也夫

林龍溪

君林氏名及之字時可以李謹自操持若嚴父哲師之臨其傍也以禮度自檢責若法家拂士之議其後也發言主於謙厚若恐有其振觸也制行歸於平實若恐其涉矯亢也為人自幼至老大概如此人知君粹然佳子弟而已然貌訥而心敏表和而裏剛蓋人有所未知者尉增城豪吏湛渭扶巨資倚長官占營房廣私舍君白臺閭毀居返侵掠湖州戚畹與濮房二邸在焉先時諸貴月遺庫官錢三萬允奉無度君卻遣禁兄諸貴皆曰司法清吏也不敢怨用增城獲盜賞改官丞永福尤清苦吏卒不勝飢皆棄去至自行文書寧龍溪臺意相摩以銜智立威為耻聽訟怒督賦寬口寧得罪上官無得罪細民寧貧吾縣無貧吾赤子雖設訶詰終不改度代歸以紹定二年三月九日卒年六十一扶正宣義郎賜緋魚袋四年三月壬寅葬于常泰里羊平山之原夫人蔡氏一子及端二孫尚年幼初君大父秘閣叅更廖節徽猷使閩廣江東西皆名部牧信 泉明福皆大州以清節聞天下

身後塋屋一區田尤薄君廉肖子父祖而官咸乎家世里人多悲傷之今夫驟貴者必暴富本寸椽賊美輪奐舊無塊土脩且阡陌者皆是也陽虎曰為仁不富優孟亦曰貪吏死而家室富廉吏死而妻子窮然則廉而仁不若貪而刻歟噫此為人欲方勝天理未定者言也及定而勝則于公之門大而楊震袁安之世貴矣曾大父中大夫諱遜秘閣公諱李澤微猶公諱析母令人黃氏吾母太淑人君之從女兄也乃叙而銘之 銘曰崛起而腹素官而雕猗君之家其有後乎

李節婦

李氏莆田士人王孝曾之妻也嫁期月孝曾死里中慕其容德爭求娶兄弟憐其少寡持奪嫁李曰夫死而背之不義姑死而棄之不孝請勿復言吾死王氏矣或曰如貧何李曰蔬食足矣或曰如無子何李曰絕者不可繼乎迺謀於姑取姪之襁抱者為子里人初聞而賢之又疑之曰淑於暫者每渝於久今於始者未必不縲於終也既而李事姑諸子皆應禮法持身如玉雪非歲時祭享不飾容服燕游俱削迹妯娌希見面蓋十年而姑歿二十年而子娶及見孫男二

人女三人於是昔之疑者莫不悚伏敬歎仰其人高其節也初王氏宴甚至無以養生送死李系積餘寸遂成中產冠昏長祭未嘗求貨悲舉三世最寄之棺及其夫序墓于常泰里麥洋山復葬其姑黃夫人於保豐里唐墓山預坎其右曰它日以我拊焉然後里人不獨悚伏敬歎而高其節顧其才亦不可及也紹定辛卯寡李氏居二十有八年矣四月己卯病卒年五十六向之悚伏敬嘆者又從而悲哀悼惜之也子宜續遵遺命以明年三月壬午襄大事介余友人李綱求銘昔歐公書斷臂婦人以媿五代之為臣者余錄李氏之事和楊反復非止為可內則學士大夫覽之亦足以自儆也彼其閨房婉孌所立之卓如此使為男子逢世變故必能抗夷齊之志受人付託必能任嬰臼之事嗚呼可敬也夫可敬也夫李氏曾祖宗顏通奉大夫祖利正父宣仲銘曰言不出梱足不越戶少不踰禮老不改度藏其未掩之骸續其已絕之緒是為節婦李氏之墓

陳太孺

紹定辛卯仲冬壬寅新安別駕方君符與弟篇附其母夫人于父府君之墓微銘於克莊曰知吾家事

者莫如吾子願筆之方劉鄰也克莊之先君子於別駕君之諸父友也敬諾不敢辭夫人陳氏祖釋之潮陽令父某早世無子夫人鞠于叔父及歸府君姑曰恭謹有禮法不當如吾婦乎族戚相語曰溫良無忌刻不當如某嫂乎母來改適復寡無所歸夫人奉事之終身女弟適吳橋年亦寡夫人經紀其幼孤無倦色常以古語勵二子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我婦人不解書意豈謂勤則事無可不為耶別駕君果擢第篇亦有聲塲屋夫人嫠居二紀別駕君游宦四方板輿必俱佐懷安人皆曰佳哉主簿教京口士皆曰賢哉博士宰瀏陽人又曰仁哉長官母教也別駕君任寔顯朱綬象板娛侍里第夫人遽以庚寅年十一月六日卒年七十四二子符篇三婿貢士黃龍應進士林復之棲龍穀四明人孫男曰子同嘗拔江東漕解曰斗孫孫女二人昔者詩書圖史所載多閨門淑婉之事共姜伯姬以節孟母以訓曹娥以孝蓋不可勝紀至近世碑碣始詳於王公大人而畧於婦人女子若以為無與於世教者夫如是則列女之傳不可復續而彤管廢矣若夫人者母之孝女姑之順婦夫之令妻子之賢母也與詩書圖畫所載皆合銘其可已

乎銘曰 林公立義里之耆舊其尹懷安升堂拜母夫人有規令尹敬受焉序夫人宜惟女婦使為男子潔然節守我銘匪誣以訂不朽

丁元有

莆無他丁君之先自固始遷校書郎諱彥先者傳四世至君之先府君諱瑤成是生八子伯槐伯林伯梯皆貢于鄉伯梅尤有聲場屋伯桂擢己未第今為宗學博士君諱伯杞字元有於次第二慶元丙辰入太學嘉定丙子監舉庚辰內捨授定紹定己丑九月辛巳試上舍方極筆屬思暴得疾扶出卒元踰齋年六十九博士哭之慟告于朝乞獲君喪還里不報孤南一奉匭歸葬北山後五年癸巳十二月甲申始克葬于豐城里後洋之原君在太學三十年行藝絕出屢挫益銳乙亥舍園既定魁選以壽復韻秋時御史劉公崇董試為之太息 今上龍飛久于學者例得仕君獨辭不拜為人於論紀最為親戚朋友急難勇狗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母葉宜人配王氏二子南一授漕解南英後伯父二婿進士楊龍起黃景宜龍起者國烈士聞君朴徒步赴長不幸亦客死初府君刻意誨子以詩禮名堂艾軒林公為篆其扁君兄弟競爽

珠璧相映人謂如荀氏八龍矣既而多不得年華而靡賢士林悼惜存者惟博士與君又弱一箇焉嗟乎猶而報禮而獲理也以君觀之理為在焉雖然智力之營有限而詩書之澤無窮府君一布衣以博士贈朝散大夫君老不第而南一克世其學夫在其子猶在其身也在其弟猶在其兄也亦理也由前之論則為善者情由後之論則力學者勸南一勉諸銘曰 天下聲律南莆體南莆體發源自丁氏君最先鳴唱諸季吳猷徐寅斂衽避惜哉舍法虧一簣身不及武在厥嗣

方子約

君方氏諱符字子約少受學於叔父履齋履齋者諱大壯字履之朱公門人也為義理之學終其身不應舉君以鄉賦上春官 道攷亭拜文公於精舍文公留語系之為作字說中慶元己未進士第時方弱冠文公喜貽書賀履齋為歷懷安主簿教授德慶府監福州嶺口倉教潤衢二州知瀏陽縣通判徽州賜緋中罹祖母府君先夫人憂在懷安不久德慶微俱未上君為人清苦自勵其行修其家達於鄉而接於世無可疵者焉其學聞之師質之友而惜之民無未

合者焉為令佐不鈞距以求情然民莫得而欺也為師儒不牢籠以鈞譽然士莫得而毀也自一第至改秩自初筮至通守窮達得喪一委諸父未嘗加毫髮智巧于其間自不求進世又無能進君者惟潭師溫陵曾公表其邑最潤守金華喬葛二公獎其師道三賢皆時鉅人喬葛繼升廊廟君亦無翕翕趨附意紹定六年正月己未暴卒于寢年五十八前孺人黃氏刑部侍郎艾之妻後孺人林氏皆無所字庶生一女遺命以弟簫次子斗孫為嗣其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保豐里邱澤山之原君處眾中澹然冲退形氣之清足以責嗜慾之薄足以壽而秩止議郎年不滿一甲子里之善士皆相唁曰子約而止是乎余曰與君同時一輩生而富貴光寵有出與君歿而無善可書有媿不瞑者多矣今子約仕雖不大顯然貴重其身如圭璧全而歸之以見其先人於地下復何憾耶曾祖翼祖耀卿父由之贈宣教郎母太孺人陳氏銘曰吉士常人古之所賢季世反是德後才先君老子外於理宜然其人則全復于斯阡

柯孺人

夫人柯氏承務郎溫陵徐君要之妻年七十二端平

改元三月癸未卒莫南安縣某里某山子恭聞清縣尉女適人者進士柯百朋新臨安府教授黃鎮新古田縣主簿儲應祥前知福州侯官縣李洪宗饒州永平監晉元治其壻也蘇餘為尼初承務君太夫人聶嚴姑也夫人事之而順承務君疎財而好礼質不益而費滋廣夫人處之而安一子九女多側出夫人拊之如一晚得風痺疾一日寢驚寤曰吾夢一奇女持花束今惟帳內異花無數即具盥易服使侍疫者謂西方佛名奄然而化噫六合之外果有所謂西方耶若果有之昔之聖賢死者多矣未有至其方者惟後世之匹夫匹婦變滅之頃恍惚之中皆曰吾往游焉余未之信也然而疾不能昏死亡不能怖其視沉寐床第貪生怛化者豈不差賢矣哉以夫人之聰明使其嘗聞曳杖消搖之歌易簪戰兢之言雖無西方亦有以死矣銘曰死生之變豈不痛哉達矣夫人孰為去來

方東叔

君方氏諱大東字東叔曾祖獻祖庭輝父履之受業於朱文公杜門自修不踐場屋扁其室曰履齋里人因以稱為君未冠解藻軼出過鄉先生課羣兒郡博

士試諸生未嘗脫魁亞蓋其精技手熟雖不靳中的而自不能外於的也然執賦輒不利每主司失君理中必喑喑歎息曰是吾命也殊無沮挫意端平田午年始與其二子消孫清孫同投胃解於是年五十矣明年同知貢舉中書舍人洪公咨夔得策巷奇之折邪則君也廷試復中乙科旗鈴所至同業者多為君樂飲相慶君亦無喜容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歸道建安漕使姚公瑤素聞其名檄攝旣寧尉府學教授會永春趣戍君亦以疾求還里至之日終于寢前為君樂飲相慶者莫不擊感而相吊也君為人豪爽久困名揚血益燥形益癯獨志氣堅悍不衰與人交有情誼留建安數月爾民曰廉尉也士曰賢師也其卒以丙申二月某日薨以五月某日與配林夫人同穴墓在烏石山三子涓孫國子進士清孫國學進士涓孫尚知初履齋辱與予先君游君辱與余游且死以銘見屬余惟國家以科目取士一名之中否終身之通塞繫焉故中則族戚朋友之倫皆為之喜否則戚非其族戚朋友而為之喜戚者鮮矣若君之中否則一國之人皆為之喜戚嗚呼亦足以見君之藝果有以出乎人也又足以見君之信於鄉悅於眾以行不專

以藝也古有所謂秀民譽士蓋王朝卿大夫之選君真其人歟悲哉命之不淑也君晚攜涓清偕入京人謂一翁二季復出屬續顧謂二子曰汝在我處幾不死銘曰五十策名前則又軒君壻於林解褐亦然曷不冬卿曷不掖垣此夫且卑彼貴以年為序奈何命制於天其處在後二季勉旃

黃郴州簡

朝請大夫黃公諱簡字德廉將莫孤浚明奉家傳來乞銘余矍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黃氏自固始遷閩至八世祖校理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璋祖文炳贈贈朝散大夫父艾刑部侍郎贈少師為紹興名臣公年十六以曾子試春官不利父任為承務郎歷鎮江府江口鎮稅休亭丞知會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柳二州端平乙未閏七月丙寅卒于寢年五十九明年九月壬申興宜人方氏易氏合葬于城南小塘山方中散大夫勛之女易禮部尚書族之女一子浚明將任郎一女適衢州文學陳楷公凝重靜默語笑容止皆中準程出自然律身若官尤嚴恪初少師公在諫垣論學卒卿棄疾卒銜切骨及尹鎮江公已先去猶鍛鍊吏卒終不得毫毛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

之訟公一閱得情會稽絕責游雪獄免豐城蔡廢堤
修學政徭政賓州公調土豪義丁夾擊難獮無遺絕
口不自言勞州始貧比去幫庾皆賢柳之兵吏始按
月支俸南宮有不幸者必經紀其家然公所至剛削
自立巖巖有風接不肯隨世俯仰其在閩越皆以避
仇去在嚴以忤臣室去在抑以諫官誅賄不得去同
時污吏愾夫多據要劇起顯美公方閉關蕭然食仙
都崇道之祿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為權姦推抑
廢退之人猶見收用而公忽忽死矣公事母齊國方
夫人盡敬拊諸弟極愛歲晚雁行凋冷始哀多病俄
而孝弟番禺通守荒復天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
易簪猶曰吾死無可恨如諸孤切何聞者悲傷其
意為銘曰 寶紹之相放利怙權以賄少多為人否
賢富聚諸賈貧擠諸朋嗟嗟黃公白首瘴煙端平反
是廉約者孰公不少需遽蛻而仙前厄乎人後制乎
天嗟嗟黃公返于斯阡

周夫人

豐城熊君大經忠孝人也余令建陽君為主簿常勉
余以善有過必面規不少恕被滿別余曰吾歸養吾
親矣既別余逢人必問君所向曰未嘗出也余甚賢

之猶意未必堅且久也結定已丑君閒居五年矣其
年十一月朔周夫人卒起復吉州龍泉今不行免喪
猶不調官余滋賢之君書抵余曰子其銘吾母也蓋
余居田里守宜春使番禺君書歲至至必達銘余賢
其子又賢其母乃序而銘之夫人邑之苦竹里人父
師古母胡氏年二十七為隱君子熊炳子着之妻三
十有二年而寡又二十有七年而卒年八十有六其少
也逮事祖姑皇舅尊者稱其孝其壯也獨當家事嫁
妾姑叔字夫之庶弟卑者懷其仁及其晚也家徒而
愈豐貨積而愈倍鄉黨伏其智子孫力學文質彬彬
預計階者七人州邑推其義方嗚呼全矣明年九月
壬寅葬撫州臨川縣明賢鄉北山之原五男子大統
大經從事即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大原
鄉貢進士大猷大綱二女子嫁范汝翼范伯震統原
網汝翼前卒孫男九人敏孫莊孫達孫能孫同孫詠
孫餘未召孫女十人嫁孫諒胡叔子范應麟桂禹來
范定子皮孫廖象餘未行莊孫達孫皆鄉貢進士吳
登第為袁州萬載縣主簿余不及升夫人之堂而辱
友夫人之子竊以為夫人賢如孟光潔如陶母成家
如巴寡婦合於圖史之載而余筆力衰隋不能有以

發也將何以慰君之哀思乎銘曰簡短一篇寂寥
教句是惟劉子之文揭諸熊母之墓

後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五十

墓誌銘

杜郎中

杜氏自唐入本朝世有鉅人宣獻公為元和名宰傳
五世至龍圖閣學士鎬為淳化祥符醇儒七世至天
章閣待制杞為慶歷能臣十一世至公諱穎字清老
於朝奉即贈正奉大夫昭為曾大父於右朝請大夫
江西提舉常平杞為大父於右通直郎知萬載縣累
贈中大夫鐸為父令人黃氏母也以祖澤為尤溪主
簿董板籍欺隱老吏駭伏民有腰金夜出不還者巡
尉訪之無迹公至其所有叟誦經象中公叱從吏收
縛叟具服實教此人取金棄尸某所如言而獲或問
奚自知之公曰叟尾吾出郭營營往來吾固得之矣
歷贛州觀察推官太守施司諫元之繩吏急一日絨
片紙來云某吏方游飲亟簿錄其家公袖還之曰罪
由通發懼者衆矣施公矍然為罷通卒去為弋陽丞
攝令永豐前此負課為六邑殷公約通戶自輸吏請
逮治逮期者公榜吏百復為寬期民爭輸恐後更以
寂聞及去民相率詣州謝得賢令太守鄭侍郎汝諧
數息具剡牘公謝舉者及格願遜同官鄭公曰某知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九

爲賢不計君用不用也改秩宰建之歐寧吉之龍泉公以歐寧命勝在盜徒督賊無益志力漕盜民賴以寬龍泉參半谿洞公拊以恩皆相告曰官常欲難獨我曹今明府教我如子謹勿負之相勸以奉腰束出賦租二邑皆號難治公精敏絕人午漏下即寢空無事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適佐武帥帳下暴橫公隨事規切遲將時帥信任爲姦利公發其罪黜遠方有旨薦士從官以公應詔報知通州瀕海多盜官兵反輿爲地公奏斥懦貪獎拔勇廉下令得盜貲十予七皆爭自奮始公未至郡獲劇盜吏受賄輕其辭奏奏下當黜已論決獲羣奴公命皆斬手以徇通賊發卒二百爲虜使扼舟盜乘其間公旣夫代卒盜不得發屬邑民或窩盜殺捕吏阻擊郭卒公禽獲斬之乃新學校精課試拔其俊秀相與亢礼士風一變禱旱普照水湧起深瓶中高數尺兩三日歲大熟召爲太府寺丞入對乞於崇明料角之間造大艘五十募卒十分番吏處外備滄景內與黃魚許浦聲勢相接習海道者以公言爲然左藏吏始不敢以敗惡物入府庫忠民吏始不敢以貴細藥售權豪遷戶部郎中諸路負販曹錢巨萬郎官日押權符其實操縱一出吏口

公始以季爲限既春所負十減六七時興師北伐公輪對言國家旣食自此始矣又乞詔朝臣皆得薦士丐外除江西提照刑獄募兵方急諸郡布賞至驅掠市人吉南安士民皇駭避匿公悉數吏然後定監司久不安吏所下文書多殺不報公厲風采嚴條約尤惡襲墨撫吏據民妻使入州宅教歌舞公逮捕流之海島以妻還民郡守以兄居臺憲賊垢狼藉公方勅治俄與守俱得祠再暮起知漳州未土得疾以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三年六月甲申附于中大公墓次治命也娶陳氏封宜人子男五人東故某官次來故迪功郎新建縣主簿次果見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淮西制置使知廬州次未故某官次裴女適仕應南張堞黃大韶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內行孝謹中大公卜葵香林距家二十里公徒步晨出治家暮歸省黃夫人以爲常歲時饗祭肅潔雖老獨窮饋英居官方介自守在賴卒提刑棄疾以私意劾賴守郡僚皆恐公蓋俱受其薦慨然曰施公深知我事之益謹施公扁舟先發公徐發送其孥而歸舉牒于平公早有媿色因屈入憲幕在戶部准西有魚池亘三百里瞻千家爲權要所擅且十年公奮

筆奪還郎威得舉改官二員臺官屢托某人不許其
筆史自造舉詞來趣公以狀白臺外片史以謝而內
御之江西之歸蓋基於此性沉審有謀慮將出按刑
力為上言一路軍政宜汰冗怯選精銳若憂在旦夕
者後二年而有峒寇之變自少至老言動容止皆有
常度初若嚴毅難犯即之和氣益然於聲色貨利常
推而遠之室無吹竽囊無蓄積惟酷嗜書手鈔通鑑
首如一屬文典實詩師工部深自晦匿故少知者訓
子尤嚴東字晦之宋字子野皆擢第與侍郎各以詞
翰擅天下不幸晦之子野早卒公於余先君開禧同朝
侍郎於余金陵同幕嘉熙初元余罷宜春郡歸山中
侍郎方守安豐解重園貼書請銘公墓余嘆曰考我
子所敬拜使者曰諾其冬復被圍虜竭攻械不得聘
又解去 天子擢子所列卿制置淮右明年秋復圍
合肥城中出兵奮擊斬級三萬虜又解去 天子擢
子所待從於是復來連銘恭惟昭陵為人極盛之
時然先賢已有中外惟一杜杞之嘆迨今時事益艱
人才益少而侍郎出焉於乎杜氏之世德遠矣公之
義方善矣公官至 品宜立碑侍郎功高位尊宜屬
筆頭人乃脊脊于余豈非以其相從久有交誼官情

薄無諛筆可以托不朽乎乃叙而銘之銘曰 杜氏
本出京兆萬年廣明避地始居淮壖後徙吹臺今家
樵川待制以材學士以賢琦尚書郎是邇是公少以
剛聞至耄不遷其修于家如處子然忽勇而往萬夫
莫前勤民寧憂國慘慘鏡情度隱燭事眇綿扶持
孤直猷觸貴權豈不顯融志業未宣既詘於人宜伸
於天是生貳卿仗鉞護邊彼皆瓦裂此獨璧全宗澤
陳規相望後先人曰貳卿忠塞天淵貳卿謙翁之
教焉香林之原府君之阡我撰斯銘以永厥傳

知常州寺丞陳公

故相正獻陳公有五丈夫子其二季尤知名復齋行
誼表一世論者以方原明公休公諱宿字師道復齋
弟也繇父任監福州海口鎮泉州市舶務知惠安縣
通判靖州知德慶府需道州次改南劍州擢大理寺
丞以親養辭知惠州未上或言其滯政常州公方為
所主母吳恭人服心喪不拜終制將進用矣淳祐二
年三月己酉晨起盥漱驟感疾卒年七十積階至朝
議大夫娶恭人蘇氏二子增奉議郎前福州懷安丞
壁從事郎潮州海陽簿二女長適朝散大夫主管冲
佑觀鄭逢辰次許適承直郎宋應先未行而天其年

八月壬申增等奏公于南山之靈岩公內行素飭事
嫡母魏國夫人盡孝魏國殁事如嫡事兄如父官歲
尤謹管局務驪琛不能浼歷郡國苞苴無私親家人
非時需餼若勺酒幣吏憚公不敢與在惠安與二州
也皆增其學廩創病坊繕廢稿雖厚費不少新為人
恥表褊寡言笑羣居鮮知之者恬進取拙交結居中
無援之者白首番署視新進少年授出騰上處之吏
然自號克齋鶴山魏公為作銘焉嘉定以來

柄

臣擅天下事自謂宰相專用門閥取人雅重復齋將
親之嘗曰先太師厚正敵何以助我於是復齋方勸
寧皇攬威權肅堂陸柄臣嚴憚之不敢害故事責胄
免試邑公兄弟迭領民社東牧西山真公上公邑寂
然復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公以復齋故不見用仕五
十年委蛇寸進蓋實紹推之使速瑞嘉稅之不近而
公忽忽死矣悲夫公資長者人忤之無愠容終其身
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初正敵公營第命梓人曰吾
門扉當使峨嵋華可開闢者公晚即西偏闢子舍規
模益狹於舊烏序謙厚者公世德也廉儉者公家法
也余所書皆實錄其世系則見國史云銘曰 維古
世家源委可推石以謹蕃繼以休鑒鑄我陳公文兄

是師以儉為訓以厚為基積之勿替韓呂庶幾吾銘
可擬一無婉辭慰爾後人霜露之思

賢首座

師名祖賢撫之金谿人俗姓饒也素儒幼棄其家依
疎山寺始遊諸方求道甚苦坐起顛倒若追罔兩而
捕景也既至蔣山忽有所悟歌哭狂狂若獲夜光而
按劍也夜造方丈叩廡跪師言下有省流汗洽體方
寸豁然矣乙亥入開興同參僧嘉后蒙山辟支巖或
強師北歸至義江而返取戒牒焚之益上絕頂跌坐
日啖乾糲半掬既盡代以草根木實樵者以為鬼物惟
長老祖洪獨加敬久之嘉舍去洪亦去繼者庸衲內
甚師遂來石室泉買煤塘廢庵以居之僅容一榻自
奉如辟支時學者輻輳有欲宗家教求利益師曰佛
在必不在迹有欲斷俗緣礼名山師曰佛在通不在
迹有言今世發某願來世覩某報師曰勿妄想有舉
揚佛語菩薩語祖師話頭論難撐拄師笑不答示人
簡捷若可一蹴而至余嘗詣師聞其微言退而嘆曰
丹霞趙州之流是參徹千經萬論而付之一默行偏
五湖四海而歸於一室者簡節云乎我郡以先孝蒙
山丈席屈致師攝其首居辟支六年蒸塘山十九年

嘉熙己亥十月戊午示寂年五十六臘三十七塔在
菴東初儒者陳公宓與師論持敬師曰敬足矣猶待
於持何也陳公不樂余觀師志行堅確滋味淡薄窮
不改變老不退情所以持之者至矣惟師而後可以
為此言未至於師而為此言者妄也蓋與陳公之道
暗合又奚傷焉余友林君希逸尤重師誅之曰六經之
外得此良友且以塔銘屬余銘曰 師未嘗蓄筆硯
一日拾炭煉磨稅底而為吾福國太夫人書所作十
不去偈其卒章曰十不去即此便是諸佛土假饒天
使詔書來向道不須生事故噫師賢於神放常秩輩
遠矣余述斯銘以警其徒亦以愧學士大夫

直煥章閣林公

端平改元上始親政擢賢後禮耆艾喬公行簡大奎
奮庸李公惠徐公僑張公慶皆秀眉黝背接踵造廷
而璧帛之聘四出未已江西曾三奠金華杜旂各年
八十餘起布衣入館閣咸復以朝請郎主管雲臺觀
福清林公環為軍器監主簿或言不可公彊致改知
寶慶府公頓首辭至再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又六
年淳祐改元詔以公年八十有八進直煥章閣主管
桃源 萬壽宮三年正月辛巳卒于家年九十某月

某日與夏安人合葬于某山某原于男三人公永公
奕迪判泉州某孫男四人式之高安縣主簿某某將
以遺澤補授公字景溫少與兄環弟璟同擢淳熙甲
辰進士第歷江山縣主簿仙遊縣丞教授沅州知陽
朔縣改秩知萍鄉縣通判靜江府知容州在郡年餘
乞祠蓋退而任鴻禧者四雲臺者再崇禧者三而終
於桃源焉公自為小官屢與當路有異同衢州委視
輸以綿山剝餉錢五萬公田歲剝玖千兩以為常官
吏可以愧矣力辭不受沅州委撰錫宴樂與公曰此
鄉治所不肯為也然以臣子祝君父某不敢辭它作
乞改扁能者自重而不苟悅故三十餘年而後脫選
朝命下萍鄉發常平粟七千斛由醴陵入湘江以餉
襄師公爭曰邑僅有錢流通醴陵中間陂堰百餘所
當此亢乾奪粟毀堰本先發矣臺郡以其語聞詔免
津發和糴令下萍鄉當一萬四千石公又爭曰邑四
面阻山舟車不至七萬口自食其力無粟可糴雖有
粟不可致郡為醵額既復有旨萍鄉所糴三千石聽
播番在縣又奏記倉臺曰今州縣常平或數年不
改鑄豈復有粟哉為法自獎不宜膠執請令州縣各
上實數歲給一分為耗折所積不許過三年所需至

三分止使者陳公遺誼奉行其說於諸路它與上官往復論辨甚衆前為容管者却民市鹽白米正耗外斛加二斗公恐塵革以紓民力其行事可概見者如此公編通諸經尤善屬辭場屋之文歷一甲子機變如新而平生恥以文名精鍊世務材臣使能所不能及而居常語下出口歷官不求人知在羣鄉也鄭公性之出守蔡而異之及得政遂有甲午之招最後禮部李侍郎詔對言公高年清節遂有辛丑之遷時論賢公亦以此賢鄭李公享上壽視聽步履繞如中年猶莫必躬登覽却扶宗戚慶吊必與不以老宿自居乾淳輩行凋喪略盡後生及門忻然延接或經時謝客下帷隱几嗒然默坐而已仕至二千石苦貧自若衣惟裘褐食惟魚菜器惟陶漆自奉如深谷一叟爾前卒一歲預言其期屬續顧猶子公過曰身妾也夫則歸真矣公預請其說公曰塞乎天地之間通乎晝夜之道若公可謂豪傑之士矣或曰士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繫焉晚遇亦遇也方端平初召彼故老衆幡然而起公往而不返然歎余曰侯霸嚴光舊也華歆管寧友也霸以諛獲譏歆至无有愧豈若布襦屬羊裘而終身乎既而同時諸人或老死或為人貶

議惟公歸然獨存上自朝廷下達州里翕然尊敬無異論嗚呼古有所謂舊人者德非公其誰曾祖格將作監主簿贈通議大夫祖適中書舍人贈少師父挺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銘曰公葵厯妃因尊數祿扁曰全庵取曾子焉在昔龔勝豈不華顏老父來吊謂天天年公則異是鵠舉鳳鸞視區區者猶腐鼠然甘簾如肉以步易軒日與童冠商論遺編亦或婆娑水涯山巖年幾百齡雪髯紅顏談笑而終有如蛺蝶烏虜如公乃可謂全皦如斯銘揭之于阡

林養直

余外舅直寶章閣林公年踰五十仕至二千石即謝病去先皇帝予節今天子賜還卒堅卧不拜當嘉定寶慶間名重天下人知公之賢而不知公之所以能遂其去而堅其決者亦以二子之賢焉長寒齋次君也諱公選字養直小寒齋二歲俱有至性黃豆人歿二子恐戚其父服勤左右跬步不離夜闌燭盡常未忍退至老猶然公事無起還背無悖入二子安隱約習苦淡內修天爵故山林阜壤有真樂外幹父盡故冠昏喪祭無闕札它人視其門庭蕭寂并曰荒寒若不堪君父子居之久而愈安君事長上接賓友兼謙